

浪
蹟
續

清
梁章鉅撰

譚
下

進步書
局校印

天
地
人
三
才

天
地
人
三
才

天
地
人
三
才

天
地
人

天

天
地
人
三
才

浪蹟續談卷四目錄

宮僚雅集杯

小滄浪七友杯

老饕

精饌

東坡肉

食祿

燒酒

酒名

紹興酒

滄酒

浦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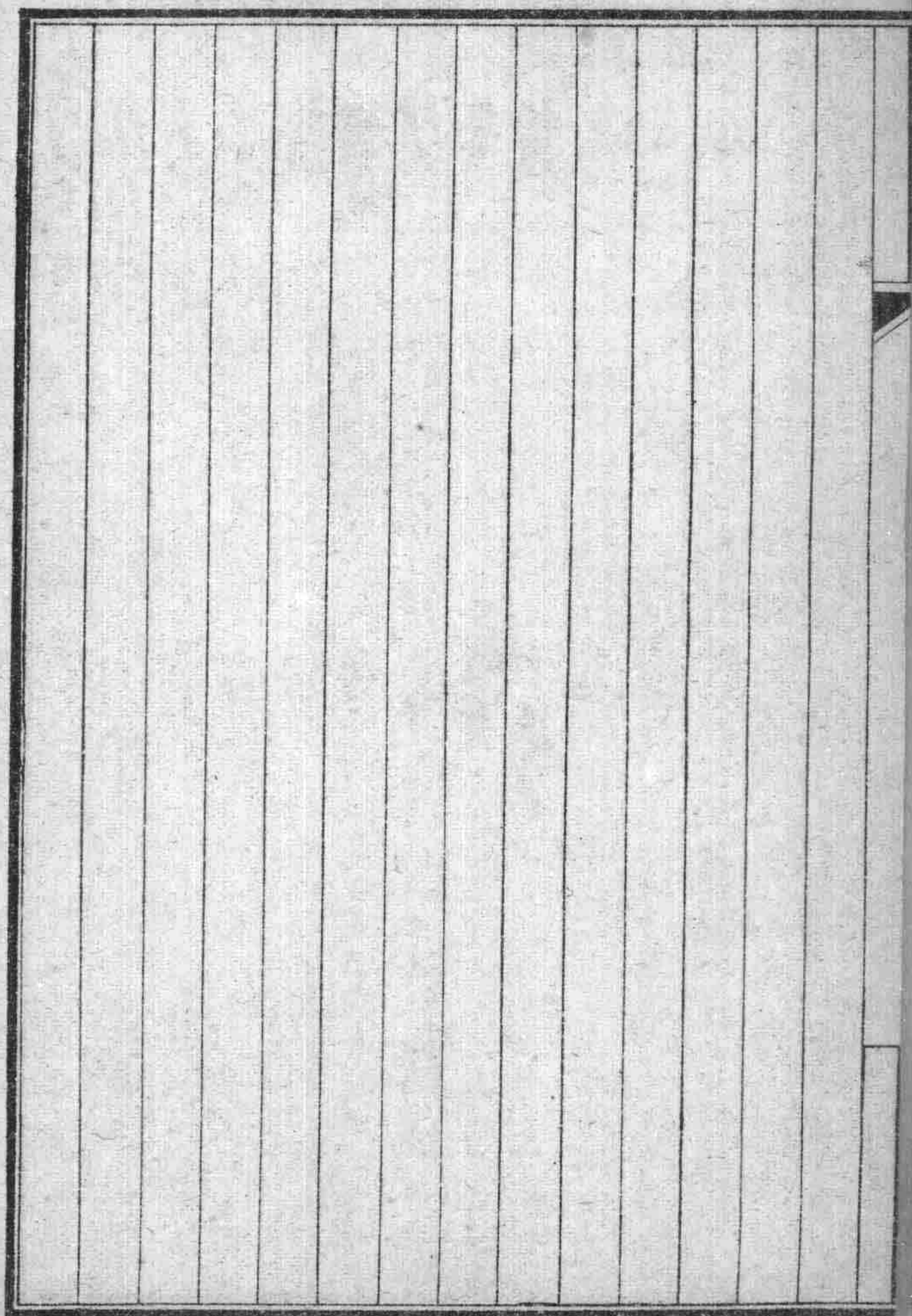
燕窩

熊掌

豆腐

麵筋

不食物單



浪蹟續談卷四

清 福州梁章鉅撰

宮僚雅集杯

余官都中時。曾承紀文達師召飲。談及康熙間有宮僚雅集杯。酒器十事。彼時十人各製一具分守之。今不知入何人之手。此器既分製有十。斷不至盡行消磨。屬余與及門便中物色。馬前數年。始聞富海帆督部家藏一具。曾致書詢其梗概。時海帆方撫浙。復書言此杯為那文毅師所賜。每杯底各有題名。最大者為睢州湯公。最小者為新城王公。想當時以酒戶之大小分屬之。製造古雅。其光黝然。擬即仿製一具寄贈。仿製不難。惟杯底題名。係於白銀上作黑字。歷久不滅。此間銀工尚未得其法。容稍遲報命云云。未幾而宦轍分移。杯亦不至。余且久忘之矣。今冬就養溫州。與孫雨人學博晤談。乃知兩人處亦得一具。亟向索閱。則與海帆所述正符。蓋以白金作盃。杯合重二十八兩。外界烏絲花草。內鐫諸公姓字里居。旁鐫宮僚雅集四字。以量之大小為次。首湯斌字潛庵。河南睢州人。次沈荃字繹堂。江南華亭人。次郭棻字快圃。直隸清苑人。次王澤宏字昊廬。湖北黃岡人。次耿介字逸菴。河南登封人。次田喜霽。

字子湄。山西代州人。次張英。字敦復。安徽桐城人。次李錄予。字山公。順天大興人。次朱阜。字即山。浙江山陰人。次王士禛。字阮亭。山東新城人。皆一時同官坊局講讀者。十人中。如湯文正公。沈文恪公。張文端公。王文簡公。人人皆熟知其名。此外六人。如郭榮耿介。均為順治壬辰進士。王澤宏為順治乙未進士。田喜霽為順治辛丑進士。李阜。李錄予。均為康熙庚戌進士。名位皆在顯晦之間。轉因此牽聯以傳。則古人驥尾青雲之喻。良有以也。兩人言此器。為其先侍御頤谷先生所得。當時里中詩酒之會。必舉此杯。以抗董浦梁諫菴二先生為大戶。各有詩。余家寶此蓋數十年云。適十二月十九日。揚子萱蔡子樹二邑侯。招同人集張鑑湖觀察如園中。借此杯傳觀而傳飲之。余是日有詩云。煩陰老雨久連離。覩得晴朝慰所期。巧借蘇公生日酒。來尋謝客舊時池。小園合讓歸田築。國為張觀察。歸田後所築。勝跡何妨擇地移。消受名賢好杯常。歲寒此會可無詩。第七句。即咏此杯也。翼日兩人復以所刻清尊集見示。則吳子律廣文衡。照汪小米舍人遠孫。及雨人。此題佳篇咸在焉。余因之忍俊不禁。別為五古以答雨人云。名流作雅集。或傳或不傳。此杯奚足多。重在姓字鐫。當時十君者。一一宮僚聯。酒戶有大小。杯亦隨差肩。潛菴寔領袖。名德當開先。漁洋杯獨小。翻疑最少年。華

亭與桐城聲望齊凌烟。餘亦卓犖徒風雅。相牽連。經今百餘載。家世多推遷。後塵景
芳躅。神往航籌邊。君家幾何時。得此封酒泉。武林盛耆彥。風采殊踴躍。人新物則舊。
事往情彌鮮。頗聞樽豆間。擊鉢多名篇。豪飲復豪吟。何論名位偏。轉笑漁洋集。此題
俄空焉。吾曹生愈晚。感故兼懷賢。良辰追古歡。摩挲亦良緣。愿君慎守寶。靈光同歸
然。引滿為君壽。當歌賓初筵。

按此器除孫兩人處現存一具。合之富海帆處一具。皆鑿鑿可據。昨次兒丁辰從
京假旋。省視述及大興劉寬夫侍御位坦處。亦有一具。曾屢飲之。則今海內寔已
有三具。想此後亦必有續出者。特未必皆屬當時物主耳。余正擬名匠仿製。兩人
來函云。道光丁亥杭州張柳泉太守。曾來借觀。並命銀工仿為之。作手不精。未免
有玷斯器。竊思此杯之可貴重。在當時共飲此杯之人。今則用黃金為之。亦无足
取。況今日之銀工如朱碧山者。亦何可得。若不能得廬山真面。刻畫無鹽。徒滋後
人之疑。似不如省此一番製作也。其言頗為有理。因附記於此。

小滄浪七友杯

余初意欲仿製宮僚杯。以孫兩人之言而止。而溫州銀工極欲獻技。且言白質黑章

亦所優為。蔡兒為請曰：何不姑試之？仿其意製為小滄浪七友杯，亦傳家之一器也。余諾之。蓋余為蘇藩時，與陶雲汀中丞師，有小滄浪七友之集，皆壬戌同歲生，既合繪成長卷，又勒石於滄浪亭。諸同年皆張之以詩，其事益喧播人口，為江南佳話。且壽諸貞珉矣。今若鑄成銀杯，則金石之緣更當傳之不朽。因與蔡兒商量鑄式。宮僚杯係海棠樣，茲改為六角，齒杯間用烏絲花草，仍以酒戶之大小為序。各鐫名於杯底。首安化陶文毅公澍，元和吳棣華廷琛次之。涇縣朱蘭坡珩次之。余又次之。寶應朱文定公士彥次之。吳縣顧南雅純次之。華陽卓海帆秉恬殿焉。小滄浪者，江蘇撫署東偏之池館也。七友畫卷藏余家。七友圖石在滄浪亭五百名賢祠之左廡壁。此集在道光戊子己丑間，迄今已二十年。存者惟蘭坡海帆及余三人而已。烏可以不記。杯既成，乃系以詩云：我懷小滄浪，水石猶清妍。我憶七友集，當時半華顛。中天落小聚，星盛事獨許江南偏。行藏出處不一致，天涯邂逅如飛仙。陶公偉軀最大戶，小飲亦如鯨吸川。祇今樹立重南國，文毅之謚非唐捐。棣華風雅軼流輩，能詩能飲情彌鮮。中間仕宦稍不達，詩詣已到三唐前。蘭坡慣以書下酒，醜顏自摩腹便便。我亦眷此杯中物，連牀談藝時渙然。詠齋南雅各志氣，飛騰酩酊常差肩。尚書風采肅

朝右學士疏草喧中邊。海帆獨不勝酒力。但於瀟灑宗之年。人生聚散會逢適。搏沙放手亦可憐。匆匆廿載如電掣。七友俄剩三人馬。海帆相業在鐘鼎。蘭坡著述多巨編。獨我功德兩不立。主恩未報慚歸田。相望南北幸健在。相見何日團初筵。一杯聊似鴻爪印。遑計後來傳不傳。但比康熙之間宮僚雅集器。煌煌名榜後起何必輸前賢。

老饕

余酒戶不大而好為豪飲。家本貧儉而好講精饌。每讀孟子飲食之人語。輒為汗顏。然歷觀古近之人。不好此者蓋鮮。坡公詩我生涉世本為口。乃真寔無妄之語。非俗流所可詆譏也。惟性不佞佛而雅不喜殺生。半生宦迹所經。於吳中之滄浪亭。桂林之五詠堂。皆舉放生之會。近年於腳魚水雞黃鱔白鱔諸物。皆不入厨下。又與坡公岐亭詩旨正合。所媿者仍不能不察於雞豚耳。中年以後每作詩多自稱老饕。往往為家人所笑。余謂老饕字見用於坡公。宋人詩中亦屢見。甕牖閒評引諺云。眉毫不如耳毫。耳毫不如老饕。故蘇東坡作老饕賦。蓋眉毫耳毫皆壽徵。老而能健飲健啖。則亦壽徵。故諺連類及之。余以懸車餘年。就養子舍。養非一事可竟。而以飲啖為大。

端。孟子言曾子養曾皙。即以酒肉為養志之徵。後世亦何嘗有以老饕笑邨國公橋梓者哉。惟左氏傳稱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。冒於貨賄。天下之民謂之饕餮。杜注貪財曰饕。貪食曰餮。蓋分注飲食貨賄二義。玉篇亦同。今人於饕字似皆誤用。而以貪食為饕。則絕無他文字可證。蓋自坡公以後皆不免沿訛至今耳。

精饌

先大父天池公嘗語人曰。古人之講求精饌者。非徒以徇口腹之欲。蓋寔於養生之道為宜。人不能一日離飲食。若所入皆粗而不精。即難免有損而無益。故鄉黨言食不厭精。膾不厭細。朱子注云。食精則能養人。膾粗則能害人。蓋聖賢於飲饌之事。亦无不以精粗為養人害人之分也。先大父年至八十。猶健飲健飯。七十餘歲時。每飯後猶必稍習鉛槧之事。常曰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甚有碍於榮衛。故藉此以消導之。稍後則目力腕力俱差。飯畢猶令人扶掖徐行百十步。最後並脚力亦差。亦必與人對奕一局。曰飯餘必脾倦。縱不能勞力以疏通之。亦必須勞心以運動之。家雖貧而烹飪必致精。故先資政公及先叔父太常公多方侍奉。時親戚中有陳甥者。頗工烹調。專倩之入厨下。先大父每食。旁無陪侍。清酒不過三巡。嘉肴亦不過三簋。然不喜

以宿物複進畢。即以分賜孫曹。余時方髫髻。最承慈愛。沾賜獨多。次則曼雲。凡此外諸孫。則有間矣。余家本寒素。而講求飲饌者。惟先大父一人。五服周親。凡百十人。而享大年者。亦惟先大父一人而已。自余入仕途。所見師友中。惟孫寄圃師。黃左田師。石琢堂先生。及董琴南觀察。四人最精烹飪。而皆享大年。琴南至今尚健啖如昔。問詢余曰。世言三世仕宦。方解着衣喫飯。此話究出自何典。余按明道雜志。載錢文穆公云云。老學菴筆記亦載諺云云。而不知魏文帝詔語云。三世長者知被服。五世長者知飲食。寔此語所由來。因學紀聞嘗引之。

東坡肉

今食品中有東坡肉之名。蓋謂爛煮肉也。隨所在厨子能為之。或謂不應如此。侮東坡。余謂此坡公自取之也。坡公有食猪肉詩云。黃州好猪肉。價賤如糞土。富者不肯吃。貧者不解煮。慢着火。少着水。火候足時他自美。每日起來打一碗。飽得自家君莫管。

食祿

宣室志云。李德裕分司東都。嘗召僧問休咎。對曰。相公平生當食萬羊。今食九千五

百矣。公慘然曰。我昔夢行至晉山。盡目皆羊。有牧兒數十迎拜曰。此侍御平生所食羊。吾識此。未嘗洩於人。今果如師之說耶。後旬餘。靈武帥致書於公。且饋五百羊。公大驚。即召僧告其事。曰。吾不食之耳。僧曰。羊至此。已為相公所有。未幾。貶沒荒裔。按俗。以此事又誤屬之呂蒙正。謂當食萬羊。而晚達不及食之。僅挾其目為羹。一啜而卒。則無所據也。近人又傳朱竹垞先生喜食鴨。一日病中夢游一園。園後推門入。有一大池。池中養鴨無數。問池邊叟曰。此鴨屬何家。叟曰。當盡以供君食耳。未幾病愈。又數十年。病中復夢至其處。宛然舊游地。則池中僅存兩鴨。復問人曰。前此池中鴨甚多。何以今僅剩此。則曰。盡被君吃完矣。嗒然而醒。從此勅家人永不食鴨。越日有出嫁女從遠鄉來省病者。知老人素喜食鴨。攜兩熟鴨來獻。先生嘿然。不數日逝矣。此與李文饒事頗相類。因類記之。

燒酒

燒酒之名。古無可攷。始見白香山詩。燒酒初開琥珀光。則係赤色。非如今之白酒也。元人謂之汗酒。李忠表稱阿剌古酒。作詩云。年深始得汗酒法。以一當十味且濃。則真今之燒酒矣。今人謂之氣酒。即汗酒也。今各地皆有燒酒。而以高粱所釀為最。

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粱所為。而水味不同。酒力亦因之各判。嘗聞外番人言。中國有一至寶。而人不知服食。即謂高粱燒酒也。並教人服食之法。須於每夜子亥之間。從朦朧睡夢中起。服此酒一盃。以薄有佐之。服訖仍復睡去。大有補益。余以仕宦勞碌之身。亥子間未必都能就枕。且溫酒尤有起居扶持。亦難得此恰當之人。適山左有屬令。授以夜半服燒酒之法。製一小銀瓶。略如洋煙壺。口用螺絲轉蓋。以暖酒灌滿。懷於汗衫兜肚之夾裏。酒可通夜不涼。兼以小銀盒貯薄肴。置於枕側。夜中隨起隨服。隨服隨寢。不煩人力。而恬適自如。最為簡易。余自山左即如法行之。迄今將二十年。凡遇知交。即以此法語之。信從者亦衆。每當寒宵長夜。服此尤有風趣。非黨家羊羔會中人所知也。

酒名

今人嗜酒者。稱酒為天祿。憎飲者。又呼酒為黃湯。不知古人但稱杯中物。无咎无譽。最為質寔。余生平屢戒飲。而屢破戒。憶事類合璧中。載吳衍戒飲。阮修以拳毆其背。曰。看看老逼癡漢。忍斷杯中物耶。此語若預為我棒喝者。懸車以後。遂止不戒。且無日不與酒為緣。按陶淵明詩云。天運苟如此。且進杯中物。孟襄陽詩云。且樂杯中物。

誰論世上名。杜老詩云。賴有杯中物。還同海上鷗。又云。忍斷杯中物。祇看座右銘。高
達夫詩云。長歌達者杯中物。大笑前人身上名。知自古名流皆不能忘情此物者。故
口吻如一。非必有故寔相傳也。

紹興酒

今紹興酒通行海內。可謂酒之正宗。而亦有橫生訾議者。其於紹興酒之至佳者。寔
未曾到口也。世人每笑紹興有三通行。皆名過其實者。如刑名錢穀之學。本非人人
皆擅絕技。而竟以此橫行各直省。恰似真有秘傳。州人口音寔同鵲舌。亦竟以此通
行遠邇。无一人肯習官話。而不操土音者。即酒亦不過常酒。而販運竟徧寰區。且遠
達於新疆絕域。平心而論。惟口音一層。萬無可解。刑錢亦究竟尚有師傳。至酒之通
行。則寔無他酒足以相抗。蓋山陰會稽之間。水最宜酒。易地則不能為良。故他府皆
有紹興人。如法製釀。而水既不同。味即遠遜。即紹興本地。佳酒亦不易得。惟所販愈
遠。則愈佳。蓋非至佳者。亦不能行遠。余嘗藩甘肅。撫桂林。所得酒皆絕美。聞嘉峪關
以外。則益佳。若中土近地。則非藏蓄數年者。不堪入口。最佳者名女兒酒。相傳富家
養女。初彌月。即開釀數罇。直至此女出門。即以此酒陪嫁。則至近亦十許年。其罇率

以絲續。名曰花雕。近作偽者多。竟有用花罈裝凡酒以欺人者。凡辨酒之法。罈以輕為貴。蓋酒愈陳則愈縮斂。甚有縮至半罈者。從罈旁以椎敲之。真者其聲必清越。偽而敗者其響必不揚。甚有以小錐刺罈。斟出好酒而以水灌還之者。視其外依然花雕。而一文不值矣。凡蓄酒之法。必擇平寔之地。用木板襯之。若在浮地。屢搖之。則踰月即壞。又忌居濕地。久則酒味易變。凡煮酒之法。必用熱水溫之。貯酒以銀瓶為上。磁瓶次之。錫瓶為下。凡酒以初溫為美。重溫則味減。若急切供客。隔火溫之。其味雖勝。而其性較熱。於口體非宜。至北人多冷呷。據云可得酒之真味。則於脾家愈有碍。凡此皆嗜飲者所宜知也。今醫家配藥用酒。必注明無灰酒。僉言惟紹興酒有灰。近聞之紹興人。力辨紹酒無灰。其偶有灰者。以酒味將離。用灰制之。非常法也。語似可信。

滄酒

滄酒之著名。尚在紹酒之前。而今人則但知有紹酒。而鮮言及滄酒者。蓋末流之釀法。漸不知其初耳。阮吾山謂滄州酒。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。餘不盡佳。蓋藏至十年者。味始清冽云云。試思酒至十年。雖凡酒亦未有不佳者。何必滄酒耶。相傳滄州城外酒樓。皆背城面河。列屋而居。明末有三老人。至樓上劇飲。醉去不與值。次日復來。

飲酒家亦不問也。三老復醉。臨行以餘酒傾潑門外河中。水色漸變。以之釀酒。味芳冽勝他處。中間僅數武。過此南北。水皆不佳。滄酒之得名以此。劉紫亭鳳翔為阮吾山述之甚確。載在茶餘客話。余初次由運河舟旋。過滄州至村中。極意訪之。始購得一壺歸。飲之果佳。此後屢過其地。則皆飭僕往沽。无一如前味者矣。

浦酒

浦城土物。以紅酒為最。浦人最珍惜之。餉客以此為敬。然三巡後必以他釀易之。謂此酒性熱。不宜多飲。其寔不盡然。乃惜酒之故耳。余僑居五年。始得暢飲。浦人言此酒不能移動。稍易地即恐變味。然余官粵西。長女筠如自浦來。署省視。途經三千里。時閱兩月餘。始帶此酒一罈。到日發之。甘美如故。蓋亦初意所不及料也。酒色如琥珀。真所謂色香味兼之者。若能於釀時。即選泉加米。復貯至十年。恐海內之佳釀。無能出其右者矣。

燕窩

燕窩出廣東陽江縣最多。或云海燕採小魚營巢。故名燕窩。或云海燕啄食螺肉。肉化而筋不化。並精液吐出。結為小窩。啣飛過海。倦則漂水上。暫息小頃。又啣以飛。人

依時拾之。閩小紀云。燕窩有烏白紅三種。紅者最難得。可治小孩痘疹。白者愈疾。今閩廣入貢者。鮮白無纖翳。云係人力折製所成。非天然如是也。吾鄉許青巖方伯松信云。燕窩產海島中。窮巖邃谷。足力繩竿之所不及。估舶養小猿之善解人意者。以小布囊繫猿背上。縱之往。升木躡崖。盡剝塞貼囊以歸。猿之去也。苦不得食。三數日始返。估客以果餌充囊中。俾之遠出。不飢。拙者出。即剝塞囊中。歸而傾囊。不過數片。為果餌占地也。黠者將果餌傾巖竇間。剝塞滿囊。往返數四。尤為便捷。此一猿值數百金。價數倍於拙者。許謹齋黃門志進。每晨起用燕窩合蔗漿蒸食之。以融軟為度。謂他人皆生食也。可終日不溺云。

熊掌

熊掌味洵美。余在甘肅。曾同時購得十副。以兩副寄福州家中。聞家人不知製法。過夏遂為蟲蛀。盡不堪用矣。記得茶餘客話。有一條云。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。以布纏煮熟。或糟尤佳。曩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。磚砌烟筒高四五尺。上口僅容一碗。不知何用。云是當日製熊掌處。以掌入盤封固。置口上。其下點蠟燭一枝。微火熏一晝夜。湯汁不耗。而掌已化矣。